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红楼梦

(中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I242.4
195
:2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1辑〕

红 楼 梦

(第二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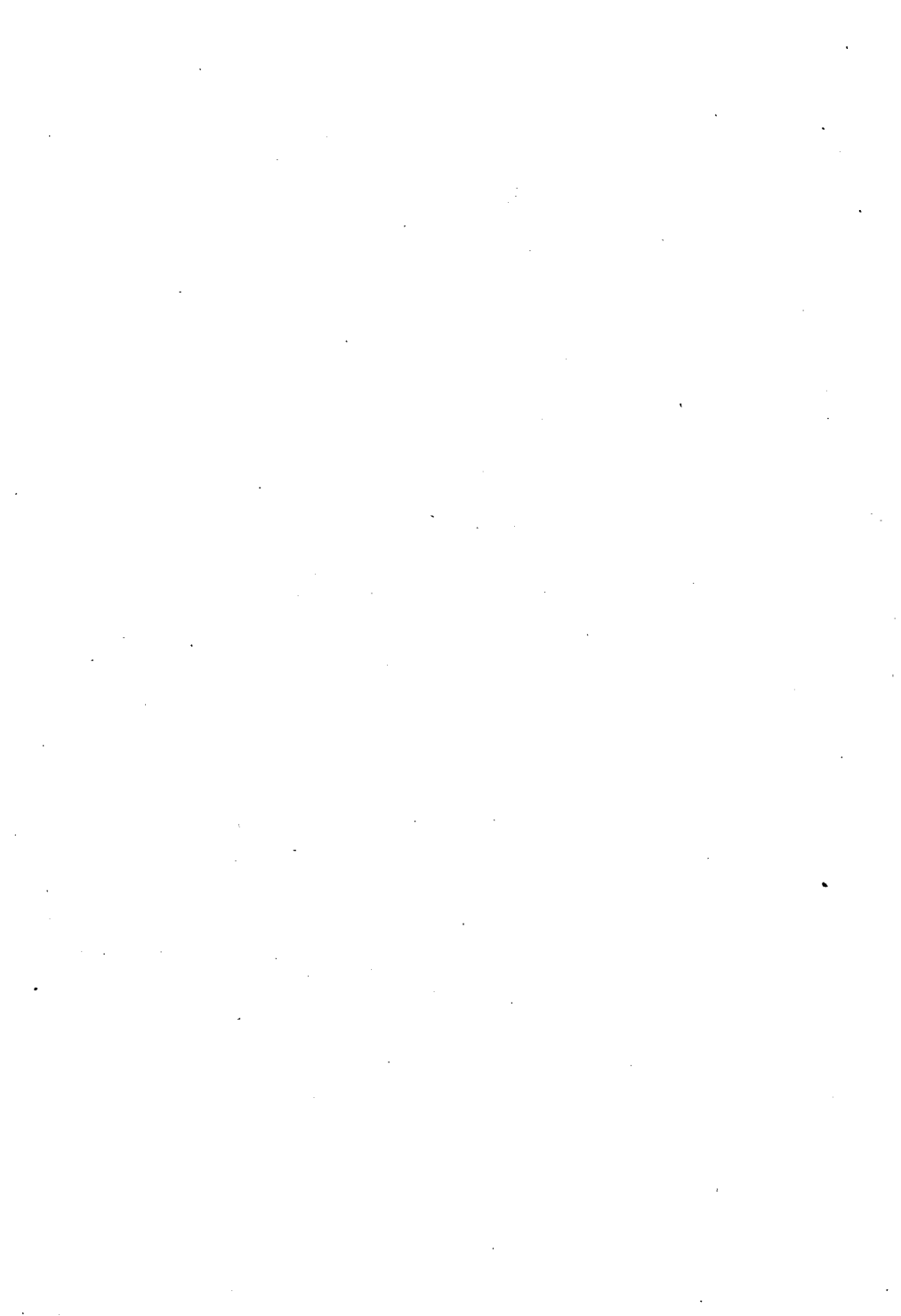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红

楼

梦

清·曹雪芹



第四十二回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

话说贾母、王夫人去后，姐妹们复进园来吃饭。那刘老老带着板儿，先来见凤姐儿，说：“明日一早，定要家去了。虽然住了两三天，日子却不多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、没吃过的、没听见的，都经验过了。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，连各房里的姑娘们，都这样怜贫惜老，照看我。我这一回去，没别的报答，惟有请些高香，天天给你们念佛，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你别喜欢。都是为你，老太太也叫风吹病了，躺着嚷不舒服；我们大姐儿，也着了凉了，在那里发热呢。”刘老老听了，忙叹道：“老太太有年纪了，不惯十分劳乏的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从来不像昨儿高兴。往常也进园子逛去，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。昨儿因为你在这里，要叫都逛逛，一个园子，倒走了多半个。大姐儿因为我找你去，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，谁知风地里吃了，就发起热来。”刘老老道：“妞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。比不得我们的孩子，一会走，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？一则风拍了也是有的，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见什么神了。依我说，给他瞧瞧祟书本子，仔细撞客着。”

一语提醒了凤姐儿，便叫平儿拿出《玉匣记》来，叫彩明来念。彩明翻了一会子，念道：“八月二十五日，病者，东南方得之，有缢死家亲女鬼作祟，又遇花神。用五色纸钱四十张，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，大吉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果然不错，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！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。”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，着两个人来：一个与贾母送祟，一个与大姐儿送祟。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。

凤姐儿笑道：“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，经历的多。我们大姐儿时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什么原故。”刘老老道：“这也有有的。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。再他小人儿家，过于尊贵了，也禁不起。以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，就好了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也是有的。我想起，他还没个名字，你就给他起个名字，借借你的寿；二则你们是庄家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贫苦些，你们贫苦人，起个名字，只怕压的住。”

刘老老听说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不知他是几时养的？”凤姐儿道：“正是养的日子不好呢：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”刘老老忙笑道：“这个正好，就叫做巧姐儿好。这个叫做‘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’的法子。姑奶奶定依我这个名字，必然长命百岁。日后大了，各人成家立业，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都从这‘巧’字儿来！”

凤姐儿听了，自是欢喜，忙谢道：“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，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叫平儿来吩咐道：“明儿咱们有事，恐怕不得闲儿，你这会子闲着，把送老老的东西，打点了，他明儿一早，就好走的便宜了。”刘老老道：“不敢多破费了。已经遭扰了几天，又拿着走，越发心里不安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也没有什么，不过随常的东西。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带去了，你们街坊邻舍，看着也热闹些，——也是上城一趟。”

说着，只见平儿走来，说：“老老过这边瞧瞧。”刘老老忙跟了平儿，到那边屋里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。平儿一一的拿给他瞧着，又说道：“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，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子月白纱做里子。这是两个茧绸，做袄儿、裙子都好。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小饽饽儿，——也有你吃过的，也有没吃过的，——拿去摆碟子请人，比买的强些。这两条口袋，是你昨日装果子的，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难得的；这一条里头，是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。这一

包是八两银子。这都是我们奶奶的。这两包，每包五十两，共是一百两，是太太给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做个小本买卖，或者置几亩地，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。”说着，又悄悄笑道：“这两件袄儿，和两条裙子，还有四块包头，一包绒线，可是我送老老的。那衣裳虽是旧的，我也没大很穿，你要弃嫌，我就不敢说了。”

平儿说一样，刘老老就念一句佛，已经念了几千佛了。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，又如此谦逊，忙笑道：“姑娘说那里话？这样好东西，我还弃嫌！我就有银子，没处买这样的去呢。——只是我怪臊的，收了不好，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别说外话，咱们都是自己，我才这么着。你放心收了罢，我还和你要东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干子、葫芦条儿，各样干菜带些来——我们这里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——就算了，别的一概不要，别枉费了心。”

刘老老千恩万谢的答应了。平儿道：“你只管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当了，就放在这里。明儿一早，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，不用你费一点心儿。”

刘老老越发感激不尽，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，过贾母这边睡了一夜。次早梳洗了，就要告辞。因贾母欠安，众人都过来请安，出去传请大夫。

一时，婆子回：“大夫来了。”老嬷嬷请贾母进幔子去坐，贾母道：“我也老了，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，还怕他不成！不用放幔子，就这样瞧罢。”众婆子听了，便拿过一张小桌子来，放下一个小枕头，便命人请。

一时，只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三个人，将王太医领来。王太医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阶，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。早有两个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，两个婆子在前导引进去，又见宝玉迎接出来。见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儿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。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环，都拿着蝇刷、漱盂等物，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。

碧纱橱后，隐隐约约，有许多穿红着绿、戴宝插金的人。王太医也不敢抬头，忙上来请了安。

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，便知是御医了，含笑问：“供奉好？”因问贾珍：“这位供奉贵姓？”贾珍等忙回：“姓王。”贾母笑道：“当日太医院正堂，有个王君效，好脉息。”王太医忙躬身，低头含笑，因说：“那是晚生家叔祖。”贾母听了，笑道：“原来这样，也算是世交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慢慢的伸手，放在小枕头上。嬷嬷端着一张小杌子，放在小桌前面，略偏些。王太医便盘着一条腿儿坐下，歪着头诊了半日，又诊了那只手，忙欠身低头退出。贾母笑说：“劳动了。——珍哥，让出去，好生看茶。”

贾珍、贾琏等忙答应了几个“是”，复领王太医到外书房中。王太医说：“太夫人并无别症，偶感了些风寒，其实不用吃药，不过略清淡些，常暖着点儿，就好了。如今写下方子在这里，若老人家爱吃，便按方煎一剂吃；若懒怠吃，也就罢了。”说着，吃茶，写了方子。刚要告辞，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儿出来，笑说：“王老爷也瞧瞧我们姐儿。”王太医听说，忙起身就奶子怀中，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，右手诊了一诊，又摸了一摸头，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，笑道：“我要说了，姐儿该骂我了：只要清清净净的饿两顿，就好了。不必吃煎药，我送点丸药来，临睡，用姜汤研开，吃下去就好了。”说毕，告辞而去。贾珍等拿了药方，来回明贾母原故，将药方放在案上出去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王夫人和李纨、凤姐儿、宝钗姐妹等，见大夫出去，方从橱后出来。王夫人略坐一坐，也回房去了。刘老老见无事，方上来和贾母告辞。贾母说：“闲了再来。”又命鸳鸯来：“好生打发刘老老出去。——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。”

刘老老道了谢，又作辞，方同鸳鸯出来。到了下房，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：“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裳，都是往年生日节下，众人孝敬的。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，收着也可惜，却是一次也没

穿过的，昨日叫我拿出两套来，送你带了去，或送人，或自己家里穿罢。这盒子里头，是你要的面果子。这包儿里头，是你前儿说的药，——梅花点舌丹也有，紫金锭也有，活络丹也有，催生保命丹也有——每一样，是一张方子包着，总包在里头了。这是两个荷包，带着玩罢。”说着，又抽开系子，掏出两个“笔锭如意”的镮子来给他瞧。又笑道：“荷包你拿去，这个留下给我罢。”

刘老老已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几千佛，听鸳鸯如此说，便忙说道：“姑娘只管留下罢。”鸳鸯见他信以为真，笑着仍给他装上，说道：“哄你玩呢，我有好些呢。留着年下给小孩子们罢。”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，拿着个成窑盅子来，递给刘老老，说：“这是宝二爷给你的。”刘老老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？我那一世修来的，今儿这样！”说着，便接过来。鸳鸯道：“前儿我叫你洗澡，换的衣裳是我的；你不弃嫌，我还有几件也送你罢。”

刘老老又忙道谢。鸳鸯果然又拿出几件来，给他包好。刘老老又要到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、王夫人等去，鸳鸯道：“不用去了。他们这会子也不见人，回来我替你说罢。闲了再来。”又命了一个老婆子，吩咐他：“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，帮着老老拿了东西送去。”婆子答应了。又和刘老老到了凤姐儿那边，一并拿了东西，在角门上命小厮们搬出去，直送刘老老上车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，又往贾母处问安；回园至分路之处，宝钗便叫黛玉道：“颦儿，跟我来！有一句话问你。”黛玉便笑着跟了来。至蘅芜院中，进了房，宝钗便坐下，笑道：“你还不给我跪下！我要审你呢。”黛玉不解何故，因笑道：“你瞧，宝丫头疯了！审我什么？”宝钗冷笑道：“好个千金小姐！好个不出屋门的女孩儿！满嘴里说的是什么？你只实说罢。”黛玉不解，只管发笑，心里也不免疑惑，口里只说：“我何曾说什么？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咧。你倒说出来我听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还装憨儿呢！昨儿行酒令儿，你说的是什么？我竟不知是那里来的。”黛玉一想，方想起昨儿失于检

点,把那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说了两句,不觉红了脸,便上来搂着宝钗,笑道:“好姐姐!原是我不知道,随口说的。你教给我,再不说了。”宝钗笑道:“我也不知道,听你说的怪好的,所以请教你。”黛玉道:“好姐姐!你别说给别人,我再不说了!”

宝钗见他羞的满脸飞红,满口央告,便不肯再往下问,因拉他坐下吃茶,款款的告诉他,道:“你当我是谁?我也是个淘气的,从小儿七八岁上,也够个人缠的。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,祖父手里,也极爱藏书。先时人口多,姐妹弟兄也在一处,都怕看正经书。弟兄们也有爱诗的,也有爱词的,诸如这些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,以及《元人百种》,无所不有。他们背着我们偷看,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。后来大人知道了,打的打,骂的骂,烧的烧,丢开了。所以咱们女孩儿家,不认字的倒好。男人们读书不明理,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,何况你我?连做诗写字等事,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,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。男人们读书明理,辅国治民,这才是好。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,读了书,倒更坏了。这并不是书误了他,可惜他把书糟蹋了,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,倒没有什么大害处。至于你我,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,偏又认得几个字。既认得了字,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,最怕见些杂书,移了性情,就不可救了!”

一席话,说的黛玉垂头吃茶,心下暗服,只有答应“是”的一字。忽见素云进来说:“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,商议要紧的事呢。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、史姑娘、宝二爷,都等着呢。”宝钗道:“又是什么事?”黛玉道:“咱们到了那里,就知道了。”说着,便和宝钗往稻香村来,果见众人都在那里。

李纨见了他两个,笑道:“社还没起,就有脱滑儿的了,四丫头要告一年的假呢。”黛玉笑道:“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,又叫他画什么园子图儿,惹的他乐得告假了。”探春笑道:“也别怪老太太,都是刘老老一句话。”黛玉忙笑接道:“可是呢,都是他一句话。他是

那一门子的老老，直叫他是个‘母蝗虫’就是了。”

说着，大家都笑起来。宝钗笑道：“世上的话，到了二嫂子嘴里也就尽了，幸而二嫂子不认得字，不大通，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儿。更有颦儿这促狭嘴，他用《春秋》的法子，把市俗粗话撮其要，删其繁，再加润色，比方出来，一句是一句。这‘母蝗虫’三字，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画出来了，亏他想的倒也快！”

众人听了，都笑道：“你这一注解，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了。”李纨道：“我请你们大家商议，给他多少日子的假？我给了他一个月的假，他嫌少，你们怎么说？”黛玉道：“论理，一年也不多，这园子盖就盖了一年，如今要画，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：又要研墨，又要蘸笔，又要铺纸，又要着颜色，又要——”刚说到这里，黛玉也自己撑不住，笑道：“又要照着样儿慢慢的画，可不得二年的工夫？”

众人听了，都拍手笑个不住。宝钗笑道：“有趣！最妙落后一句是‘慢慢的画’。他可不画去，怎么就有了呢？所以昨儿那些笑话儿，虽然可笑，回想是没趣的。你们细想，颦儿这几句话虽没什么，回想却有滋味。我倒笑的动不得了。”惜春道：“都是宝姐姐赞的他，越发逞强，这会子又拿我取笑儿。”黛玉忙拉他笑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还是单画这园子呢，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在上头呢？”惜春道：“原是只画这园子。昨儿老太太又说，‘单画园子，成个房样子了。’叫连人都画上，就像行乐图儿才好。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，又不会画人物，又不好驳回，正为这个为难呢。”

黛玉道：“人物还容易，你草虫儿上不能。”李纨道：“你又说不通的话了。这上头那里又用草虫儿呢？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别的草虫儿罢了，昨儿的‘母蝗虫’不画上，岂不缺了典呢？”众人听了，都笑起来。黛玉一面笑的两只手捧着胸口，一面说道：“你快画罢，我连题跋都有了：起了名字，就叫做‘携蝗大嚼图’。”

众人听了，越发哄然大笑的前仰后合。只听咕咚一声响，不知

什么倒了，急忙看时，原来是湘云伏在椅子背儿上，那椅子原不曾放稳，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，他又不防，两下里错了筭，向东一歪，连人带椅子都歪倒了。幸有板壁挡住，不曾落地。众人一见，越发笑个不住。宝玉忙赶上去，扶住了起来，方渐渐止了笑。

宝玉和黛玉使个眼色儿，黛玉会意，便走至里间，将镜袱揭起。照了照，只见两鬓略松了些，忙开了李纨的妆奁，拿出抿子来，对镜抿了两抿，仍旧收拾好了，方出来，指着李纨道：“这是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、教道理呢，你反招了我们来，大玩大笑的！”李纨笑道：“你们听他这刁话。他领着头儿闹，引着人笑了，倒赖我的不是！真真恨的我！——只保佑你明儿得一个利害婆婆，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、小姑子，试试你那会子，还这么刁不刁了！”

黛玉早红了脸，拉着宝钗，说：“咱们放他一年的假罢。”宝钗道：“我有一句公道话，你们听听：藕丫头虽会画，不过是几笔写意；如今画这园子，非离了肚子里头有些邱壑的，如何成画？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，山石树木，楼阁房屋，远近疏密，也不多，也不少，恰恰的是这样。你若照样儿，往纸上一画，是必不能讨好的。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，该多该少，分主分宾，该添的要添，该藏该减的，要藏要减；该露的要露，这一起了稿子，再端详斟酌，方成一幅图样。第二件：这些楼台房舍，是必要界划的。一点儿不留神，栏杆也歪了，柱子也塌了，门窗也倒竖过来，阶砌也离了缝，——甚至桌子挤到墙里头去，花盆放在帘子上来，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！第三：要安插人物，也要有疏密，有高低。衣褶裙带，指手足步，最是要紧；一笔不细，不是肿了手，就是瘸了脚，染脸撕发，倒是小事。依我看来，竟难的很。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，一月的假也太少，竟给他半年的假；再派了宝兄弟帮着他。并不是为宝兄弟知道教着他画，那就更误了事；为的是有不知道的，或难安插的，宝兄弟拿出来，问问那会画的先生们，就容易了。”

宝玉听了，先喜的说：“这话极是。詹子亮的工细楼台就极好，

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，如今就问他们去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说你是‘无事忙’，说了一声，你就问他去！也等着商议定了，再去。如今且说拿什么画？”宝玉道：“家里有雪浪纸，又大，又托墨。”宝钗冷笑道：“我说你不中用。那雪浪纸写字、画写意画儿，或是会山水的画南宗山水，托墨，禁得皴染；拿了画这个，又不托色，又难烘，画也不好，纸也可惜。我教给你一个法子：原先盖这园子，就有一张细致图样，虽是画工描的，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。你和太太要出来，也比着那纸的大小，和凤姐姐要一块重绢，交给外边相公们，叫他照着这图样删补着，立了稿子，添了人物就是了。就是配这些青绿颜色，并泥金泥银，也得他们配去。你们也得另拢上风炉子、预备化胶、出胶、洗笔。还得一个粉油大案，铺上毡子。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，笔也不全，都从新再弄一分儿才好。”

惜春道：“我何曾有这些画器？不过随手的笔画画罢了。就是颜色，只有赭石、广花、藤黄、胭脂这四样。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的笔，就完了。”宝钗道：“你何不早说？这些东西，我却还有，只是你用不着，给你也白放着。如今我且替你收着，等你用着这个的时候我送你些。——也只得留着画扇子，若画这大幅的，也就可惜了。今儿替你开个单子，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。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，我说着，宝兄弟写。”

宝玉早已预备下笔砚了，——原怕记不清白，要写了记着，——听宝钗如此说，喜的提起笔来静听。宝钗说道：“头号排笔四支，二号排笔四支，三号排笔四支，大染四支，中染四支，小染四支，大南蟹爪十支，小蟹爪十支，须眉十支，大着色二十支，小着色二十支，开面十支，柳条二十支，箭头朱四两，南赭四两，石黄四两，石青四两，石绿四两，藤黄四两，广花八两，铅粉十四匣，胭脂十二帖，大赤二百帖，青金二百帖，广匀胶四两，净矾四两，矾绢的胶矾在外，——别管他们，只把绢交出去，叫他们矾去。这些颜色，咱们淘澄飞跌着，又玩了，又使了，包你一辈子都够使了。再要顶细绢

笋四个，粗笋二个，担笔四支，大小乳钵四个，大粗碗二十个，五寸碟子十个，三寸粗白碟子二十个，风炉两个，沙锅大小四个，新磁缸二口，新水桶二只，一尺长白布口袋四个，浮炭二十斤，柳木炭一二斤，三屉木箱一个，实地纱一丈，生姜二两，酱半斤……”黛玉忙笑道：“铁锅一口，铁铲一个。”宝钗道：“这做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，我替你要铁锅来，好炒颜色吃啊。”众人都笑起来。宝钗笑道：“颦儿，你知道什么，那粗磁碟子，保不住不上火烤，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，一经了火，是要炸的。”

众人听说，都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，笑着拉探春，悄悄的道：“你瞧瞧，画个画儿，又要起这些水缸，箱子来。想必糊涂了，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。”探春听了，笑个不住，说道：“宝姐姐，你还不拧他的嘴？你问问他编派你的话！”宝钗笑道：“不用问，‘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！’”一面说，一面走上来，把黛玉按在炕上，便要拧他的脸。黛玉笑着，忙央告道：“好姐姐，饶了我罢！颦儿年纪小，只知说，不知道轻重，做姐姐的教导我。姐姐不饶我，我还求谁去呢？”众人不知话内有因，都笑道：“说的好可怜见儿的！连我们也软了，饶了他罢。”

宝钗原是和他玩，忽听他又拉扯上前番说他胡看杂书的话，便不好再和他闹了，放起他来。黛玉笑道：“到底是姐姐，要是我，再不饶人的。”宝钗笑指他道：“怪不得老太太疼你，众人爱你，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。过来，我替你把头发笼笼罢。”黛玉果然转过身来，宝钗用手笼上去。宝玉在旁看着，只觉更好，不觉后悔：“不该令他抿上鬓去，也该留着，此时叫他替他抿上去。”正自胡想，只见宝钗说道：“写完了，明儿回老太太去。若家里有的就罢，若没有的，就拿些钱去买来，我帮着你们配。”宝玉忙收了单子。

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儿，至晚饭后，又往贾母处来请安。贾母原没有大病，不过是劳乏了，兼着了些凉，温存了一日，又吃了一两剂药，发散了发散，至晚也就好了。

不知次日又有何话,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

话说王夫人，因见贾母那日在大观园，不过着了些风寒，不是什么大病，请医生吃了两剂药，也就好了，命凤姐来，吩咐他预备给贾政带送东西。

正商议着，只见贾母打发人来叫，王夫人忙引着凤姐儿过来，王夫人又请问：“这会子可又觉大安些？”贾母道：“今日可大好了。方才你们送来野鸡崽子汤，我尝了一尝，倒有味儿，又吃了两块肉，心里很受用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这是凤丫头孝敬老太太的，算他的孝心虔，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。”贾母点头笑道：“难为他想着。若是还有生的，再炸上两块，咸浸浸的，喝粥有味儿。那汤虽好，就只不对稀饭。”凤姐听了，连忙答应，命人到厨房传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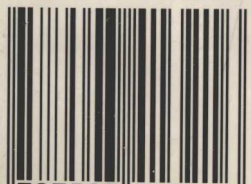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贾母又向王夫人笑道：“我打发人找你来，不为别的：初二日，是凤丫头的生日。上两年，我原想着替他做生日，偏到跟前，又有事，就混过去了。今年人又齐全，料着又没事，咱们大家好生乐一天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我也想着呢。既是老太太高兴，何不就商议定了？”贾母笑道：“我想往年，不拘谁做生日，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，这个也俗了，也觉太生分。今儿我出个新法子，又不生分，又可以取乐儿。”王夫人忙道：“老太太怎么想着好，就是怎么样行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想着，咱们也学那小家子，大家凑个分子，多少尽着这钱去办，你说好不好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个很好，但不知怎么个凑法儿？”

贾母听说，一发高兴起来，忙遣人去请薛姨妈、邢夫人等，又叫请姑娘们并宝玉，和那府里的尤氏和赖大家的，及有些头脸管事的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



ISBN 7-5034-1321-2



9 787503 413216 >

ISBN 7-5034-1321-2/K.0910

定价:1056.00 元 (每册 32 元)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crlongbook.com